

中國傳統相聲大全

第二卷



中华说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编委会编
名誉主编 姜昆
主编 冯不异 刘英男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海右 姜昆



第二卷

文化艺术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北京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编委会

名誉主编：姜 昆
顾问：方 成 赵亦吾
主 编：冯不异 刘英男
编 委：（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万海 王 决
王丹蕾 冯不异
纪 元 刘英男
许廷钧 宋 勇
陈连升 陈笑暇
金 成 耿 瑛
殷文硕 贾德臣
徐连源 廉春明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

(第二卷)

目 次

单口相声

漫话燕京.....	3
珍珠翡翠白玉汤.....	8
连升三级.....	15
山东斗法.....	20
君臣斗智.....	31
傻子转文.....	37
傻子学乖.....	39
打油诗.....	43
狗噉嘴.....	48
天王庙.....	51
劝架.....	55
山西人要帐.....	58
风雨归舟.....	62
开秧榜.....	66
借火儿.....	73
抡弦子.....	76

八大棍儿

双槐树.....	83
解学士.....	98

对口相声

满汉全席	123
菜单子	130
夸住宅	137
夸住宅	144
白事会	148
文章会	165
超等顾问	171
大保镖	180
倭瓜镖	192
论捧逗	211
找堂会	224
窝头论	233
家庭论	243
当行论	250
哭当票	257
送 妆	266
吃元宵	277
赶 考	285
交租子	301
猪吃豆腐	308
一肚子《三国》	315

孟姜女	320
讲帝号	323
讲《四书》	331
猜 字	338
考字儿	346
买竹竿	353
卖布头	359
卖估衣	367
学叫唤	373
三棒鼓	384
河南戏	394
武坠子	403
学大鼓	415
戏剧杂谈	421
戏剧与方言	434
串 调	446
改 行	456
卖包子	465
关公战秦琼	478
罗成戏貂蝉	485
张飞打严嵩	503
卖挂票	523
六个月	536
空城计	551
王宝钏洗澡	561
滑油山	566
阳平关	574
武松打虎	580
文昭关	587

忘词儿	295
战马超	598
甘露寺	606
窦公训女	614
汾河湾	622
捉放曹	635
珍珠衫	6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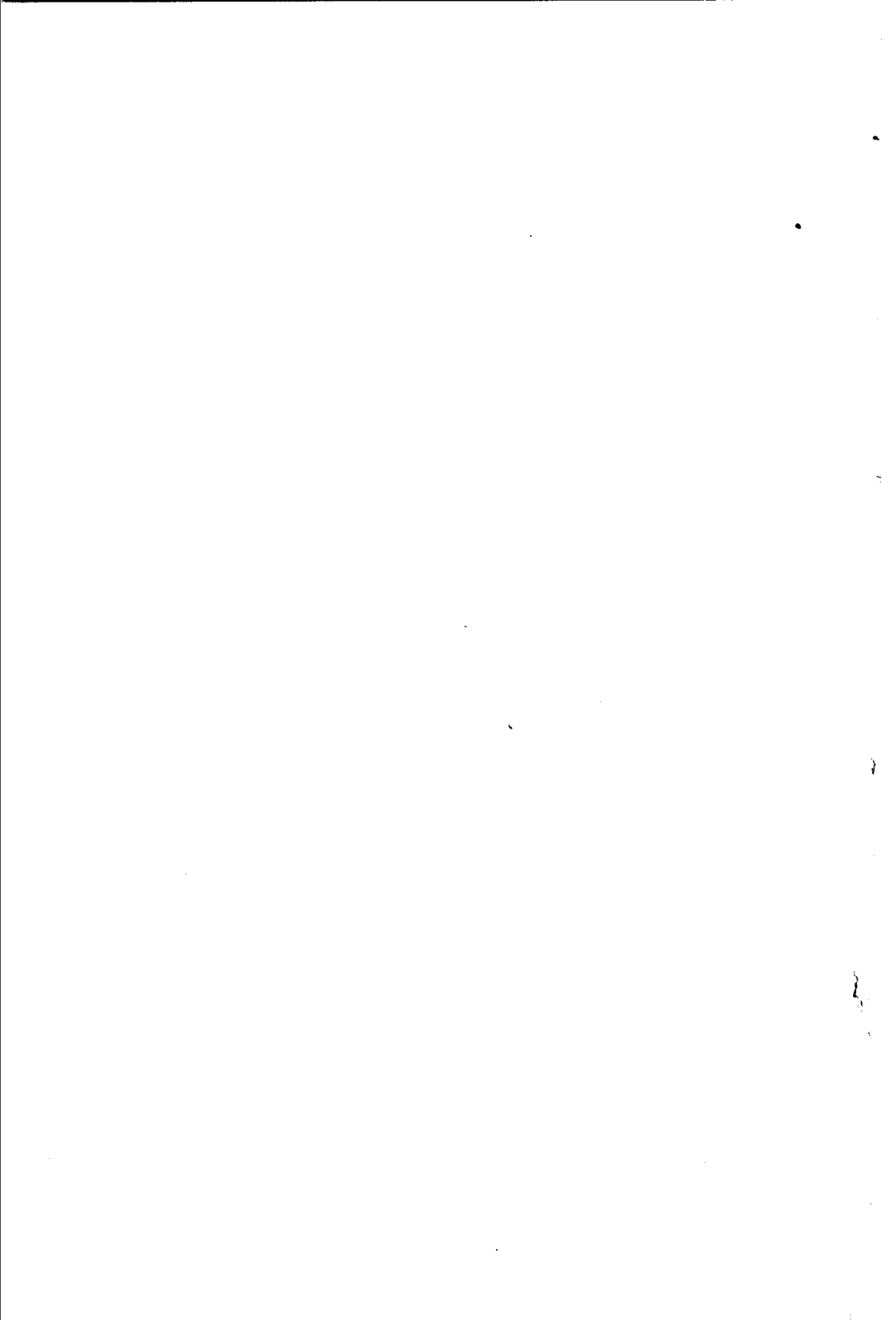
群口相声

扒马褂	655
穷富论	667
跑腿子	670
八猫图	678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一至四卷分类总目录(见第四卷)

《中国传统相声大全》一至四卷篇目笔画索引(见第四卷)

单口相声



漫话燕京

北京是座古老的城市。有多老呢？跟您这么说吧，打有刺儿菜那年月，就有北京了。

那位问了：什么时候有的刺儿菜呢？

嗯，……起码在三千多年前吧！

您先别乐，我有根据。司马迁的《史记》上有记载：在公元前一千零六十六年，武王伐纣以后，封召公于“燕”。燕国的京城叫做“蓟”。单讲这个“蓟”字儿，是“蓟草”，蓟草俗称叫刺儿菜。燕国的京城叫刺儿菜？不好听啊！干脆也甭叫“蓟”啦，光叫“燕京”吧！哎，燕京这俩字儿，从那时候就留下了。直到今天，北京的别称还叫燕京哪。这不是打有刺儿菜那年月就有北京了吗，不信？您问……司马迁去呀！

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划分天下为三十六郡，这儿为“上谷郡”。三国时候哪，称“涿州”。到了唐朝叫“范阳”，现在北京菜市口西边儿的“法源寺”，就是唐朝修建的，当时叫“悯忠寺”。宋朝这儿属“幽州”，您听《杨家将》，有“七郎八虎闯幽州”，哎，就是攻打这个地方。元朝，此地是“大都”，元世祖忽必烈建大都嘛，您看德胜门外“土城儿”，那就是元大都城墙的遗迹。到了明、清两代，才叫“北京”哪。

怎么样，这些历史知识您都头回听说吧？要不怎么说，常听相声您长学问呢！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哎，这可是清朝的名称，明朝叫承天门。这门有什么用呢？有用。每一代皇帝登极的时候，都在这上边儿发布诏书。用木头刻一个凤凰，贴上金箔，这叫“金凤”，金凤嘴里

叼着诏书，从上边儿系下来，这还有个名称叫“金凤颁诏”。多好听啊，后来，取消帝制，宣统退位的时候，也在这儿发布的诏书。这回就不是“金凤颁诏”了，应该叫“今天搬家”啦！

天安门的后边儿是紫禁城，如今叫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在建筑上有独特的风格，布局周正，四平八稳，前朝后寝，左右均衡。逛故宫的时候，您注意看：中间儿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两边儿的建筑东西对称。东边儿是文华殿，西边儿是武英殿；东边儿体仁阁，西边儿弘义阁；东边儿日精门，西边儿月华门；东边儿御膳房，西边儿官厕所！

嘻！这也对称啊？

故宫南北长九百六十一米，东西宽七百五十三米，面积是七十二万四千二百五十平方米。有多少房子哪？殿、堂、阁、斋全加一块儿，总共有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

嘿，您瞧这寸劲儿！

这半间在哪儿啊？在文渊阁的西边儿，因为让楼梯给占去一半儿，就剩半间啦。所以，故宫的房子是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差半间不够一万。这还不能凑整数，那年月皇上号称“万岁”。这“万”字儿，让他垄断啦，其它地方不许再有“万”啦，为什么呢？他是怕大伙儿全“万”了；哎，他就“完”啦！

皇上是“万岁”，王爷称“千岁”，这就差行市啦。封建社会里等级森严哪。不但是这个，连大门上的门钉全分等级。皇宫城门上的门钉，每扇门九排，一排九个，一共九九八十一个。在古代呀，“九”是最大的阳数，象征“天”，还含有吉祥的意思。所以，皇宫的门钉是九九八十一个。哎，唯独“东华门”的门钉少一排，是八九七十二个。为什么呢？那时候，文武百官上朝都走东华门，这门是给文武官员准备的，所以少九个门钉，剩七十二个啦。王府的门钉是七九六十三个；公侯：四十九个；官员：二十五……到咱们老百姓家，一个不个！

不信？您考察呀，只要不是官府，多阔的财主——磨砖对缝影

壁，朱漆广梁大门，那门上一个门钉没有！要不怎么管平民百姓叫“白丁儿”呢，哎，就从这儿留下的！

颜色也分等级，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七色当中“黄”颜色被尊为正色，最高贵。哎，黄颜色归皇上专用啦！您看：故宫、颐和园，凡是皇上住的地方，都用黄琉璃瓦，而且房子一律要坐北朝南，“面南背北”嘛。可也不全这样，天坛的“斋宫”就例外，这为什么呢？天坛是皇上祭天的地方，皇上自称“天子”，“天子”就是“天”的“儿子”，皇上在“天”的面前，就等于儿子在爸爸面前，那哪儿敢妄自尊大呀，所以“斋宫”是坐东朝西，用绿琉璃瓦。我细这么一琢磨：敢情皇上到天坛不是祭天，是瞧他爸爸去啦！

“天坛”为五坛之首。哪五坛呢？是：天、地、日、月，外加“社稷坛”。“天坛”的建筑费了脑筋啦。怎么？挖空心思，突出一个“天”字儿。您看天坛的围墙，北边儿是圆的，南边儿是方的，代表“天圆地方”；而且，北边儿墙高，南边儿墙矮，表示“天高地矮”！

嘿，瞧当初这琢磨劲儿！

还有天坛的“祭台”在南边儿，地坛的“祭台”在北边儿，这叫“天南地北”。再就是“日东月西”。“日坛”建于东边儿朝阳门外；“月坛”修在西边儿阜城门外。

“社稷坛”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社”代表“土地”，“稷”代表“五谷”。土地、五谷象征着国家政权，常言说“江山社稷”嘛。“社稷坛”的祭台，就是中山公园的“五色土”。怎么叫五色土呢？祭台上按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铺着青、红、白、黑、黄五种颜色的土。这土从全国各地采挖，青土从山东挖，红土从两广挖，白土从陕西挖，黑土从北京挖，黄土从河南挖，沙土……哪儿碰上哪儿挖！

哪儿没沙土啊？！

有人说了：要沙土干吗呀？

有用。五种土之间，得使沙土填缝儿，不能让颜色混了。您看多讲究。

不但是这个，北京内城有九座城门，走九种车。哎，也有讲究。哪九座城门呢？是：西直门、东直门、朝阳门、阜城门、安定门、德胜门、崇文门、宣武门、正阳门。

这九座城门，走九种车。每天清早头一个进城的是水车，走西直门。

明、清两代皇上喝玉泉山的水。这是经过比较才选定的。那时候又没科学仪器，怎么比较呢？有办法：特制了一个“银斗”，盛满了水称分量，各处的水，挨个儿称。扬子泉：一两三；虎跑泉：一两二；珍珠泉：一两一；哎，玉泉山的水，才一两！最轻，证明含杂质最少，水质优良，味儿纯，甘甜。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泉”。每天哪，从玉泉山拉水进城，走西直门。西直门城门洞顶上还刻着水波纹儿，寓意“水”，西直门走“水车”。

朝阳门走“粮车”。古代没有铁路，全靠着运河，从水路南粮北调，供应北京。先用船运到通县，然后装车进城，走朝阳门。现在朝阳门里还有俩地名儿：“禄米仓”、“海运仓”。就是当初盛粮食的仓库。朝阳门城门洞顶上刻着个“谷穗儿”。

阜城门哪，走“煤车”，煤矿在京西门头沟哇，得进阜城门。这城门洞顶上也刻着个图案，是一枝“梅花”，就代表煤啦。

（似听见观众问话）您说什么，画块儿“蜂窝煤”？瞎，那多难看哪！

东直门走“砖车”。那时候，砖、瓦窑都设在东直门外，城里头不让搁。为什么呢？怕烧窑一冒烟，把皇上熏着！城里用砖都由东直门往里拉，东直门走“砖车”。

崇文门走“酒车”。那阵儿不管从哪儿运来的酒，都得先到崇文门去上税，崇文门是北京南面的城门。故此，过去北京卖酒的招牌全写“南路烧酒”，就是表明这酒是从南面城门这条路进来的，上税了。要是写：“北路烧酒”，那……那就不让卖啦！

宣武门走“囚车”。在封建时代，宣武门外菜市口是刑场。开刀问斩，杀人的地方。城门洞顶上，刻着仨字儿——“后悔迟”。要

是细一研究，还真对。您想啊，犯人押在囚车里，一出宣武门就交代啦，再“后悔”，可不“迟”了嘛！

德胜门和安定门，走“兵车”。是一“出”，一“进”。发兵打仗出德胜门；回来的时候，收兵进安定门。这是借字抄音儿找吉利。出兵得胜了；收兵，那儿安定了，多好啊。可也不准，有时候出的是德胜门……也让人家给揍回来！

正阳门俗称前门，走什么车呀？走“龙车”，皇上坐的车。皇上一年要出两次正阳门。“冬至”去天坛焚表祭天。“惊蛰”到先农坛耕地。那儿有块儿“演耕田”。皇上耕地，娘娘送饭。当然，这都是象征性的，走个形式，表示普天之下该种五谷啦。先农坛的“演耕田”有多少地呢？一亩三分地！咱们日常生活中爱说“就趁一亩三分地儿”，哎，就是从这儿留下来的。

皇上坐的车叫“龙车”。皇上自称“真龙天子”，不管什么都得带个“龙”字儿，坐的车叫“龙车”，睡的床叫“龙床”，穿的衣服叫“龙袍”，戴的帽子叫“龙冠”，眼睛叫“龙目”，耳朵……就叫耳朵！不能叫“龙耳”，怎么？一叫“龙”（聋）耳，就什么全听不见啦！

再有，正阳门城门上这个“门”字儿特别，其它城门上的门字儿，最后一笔，是一竖一钩儿。唯独正阳门上这个门字儿，是一竖，没钩儿。这是皇上不让写的。为什么呢？皇上他自己琢磨了：我是真龙天子，龙出来了，走正阳门，要是门有钩儿，就把我刚上啦！

（刘宝瑞述 殷文硕整理）

珍珠翡翠白玉汤

当年朱洪武聚兵起义，打算推翻元朝。在北京，朱洪武领着常遇春、胡大海大闹武科场，脱脱太师定计，在武科场埋下地雷，朱洪武、常遇春逃出北京，大家失散。朱洪武单身独马落荒而逃，一路上又冷又饿，人困马乏，好容易找到一座小破庙，翻身下马，只觉得头晕眼花，昏倒在地。

过了好大时间，来了两个要饭的，一个挎着个破筐子，里面有几块干饽饽、剩饼子；一个端了半个破沙锅，里面盛了些剩菜汤子。到庙门口一看，地下躺着一个人，长得像个猪八戒，一摸还有气儿，就把他搭到庙里去了。找了点树枝乱草，点着了暖暖屋子，然后就把朱洪武扶起来，给他盘上腿，让他好缓过这口气儿来。

朱洪武迷迷糊糊地被烟熏得苏醒过来了，还以为哥儿几个在一块儿哪：“常贤弟！”他是叫常遇春哪！这要饭的一听：“咦！我不认识他呀！他怎么知道我姓常叫先弟呢？”朱洪武那儿又喊：“来！”那个要饭的一听：“咦！他也知道我姓来！”瞧这巧劲儿。这时候就看见朱洪武指指嘴：“我饿啦！”这俩要饭的一听，这人没病，就是饿，心里说：这饿的滋味可不好受！我们哥儿俩常跟它打交道，得啦，只当咱们哥儿俩今儿个要得少，匀给他点儿吃吧！当时就把剩菜汤子搁在那柴火堆儿上热了热，递给朱洪武。朱洪武是真饿极啦，端起来狼吞虎咽咕嘟咕嘟就喝下去了。没想到这半锅剩菜汤灌下去，出了一身汗。好啦！也不饿了，也缓过气儿来啦。朱洪武就问两个要饭的：“二位贵姓啊？”“你不是知道我叫常先弟吗？”朱洪武一听：“哦！你就是常贤弟啊！”刚要问他们受伤了没有，一琢磨不对，就问：“你们刚才给我喝的那叫什么汤啊？”这俩人心说：什么汤

哪，全是杂合菜。俩人一嘀咕：“他要问咱们就给他起个名，叫‘珍珠翡翠白玉汤’，怎么办呢？你看这里头有白菜帮菠菜叶，不是像翡翠吗，这馊豆腐白色的不是像玉吗，剩饭锅巴碎米粒就是珍珠。”“对！我们这个叫珍珠翡翠白玉汤。”

朱洪武点了点头说：“谢谢你们。”他上马就走了。

后来朱洪武真把元朝推翻了，他在南京城做起皇上来了。也是吃的山珍海味，穿的绫罗绸缎，娶的三宫六院，真是天子一意孤行，臣子百顺百从。他要说西山煤是白的，谁也不敢说是黑的。皇上说：“傻子好。”得！打这儿傻子就连升三级。哪怕皇上给大臣们一张手纸，都得拿黄绫子表上，供在大厅里当增光耀祖显耀门庭的宝贝。

朱洪武当了皇上，享受了几年，觉乎着吃喝玩乐老这么一套也腻了，有几天心里憋得慌，老不得劲儿，身上懒洋洋，就跟当年在破庙里那个滋味似的。遂传旨：“来呀！叫御膳房给我做一碗珍珠翡翠白玉汤来。”太监一传旨，御膳房的人可吓坏了。张师傅问李师傅：“您知道这汤怎么做吗？”“不知道。”“王师傅呢？”“我也没听说过，我倒知道珍珠上蒸笼能蒸软了，那翡翠、白玉怎么下刀切？”这个说：“叫咱们做，要是不做是抗旨不遵，那活得了吗？”结果几个师傅一合计，好死不抵赖活着，想法儿搪过去得啦，挑了几个大个儿珍珠上蒸笼蒸了足有半天，又找了几块薄薄的小翡翠和白玉，对了点高汤，搁了点香菜，央告小太监给端上去：“在皇上面前给我们多说好话吧！”小太监就把这碗汤给端上去了。朱洪武一看，粉白翠绿倒挺漂亮，不但漂亮，用勺一舀还叮儿当儿乱响，就是味儿不像，当时就火儿喽！就问：“这是什么？”“珍珠翡翠白玉汤。”“胡说！珍珠翡翠白玉汤朕曾喝过。”小太监一听可吓傻了，赶紧跑回御膳房：“这一下可出娄子啦！”大伙儿问：“怎么啦？”“怎么啦！万岁爷说他喝过珍珠翡翠白玉汤，这个汤不对。”大伙儿一听：“得！玩儿完，这不但是抗旨不遵，还得加一个欺君之罪。”几个人一商量，怎么着也活不了，干脆实话实说，不会做，请万岁爷另找能人。小太

监把这话回上去，朱洪武一想：这群人都是做山珍海味的，也难怪他们不会做，就不再难为他们了，可是汤总得喝呀！不但自己喝，也得让三官六院、文武大臣都尝尝这个珍珠翡翠白玉汤。于是就传下圣旨到处张贴皇榜，找那两个会做珍珠翡翠白玉汤的人，一个叫常先弟，那一个不知姓什么。圣旨一下，皇榜马上就贴出去了。

单说朱洪武当年遇难的那座县城里也贴了好几张皇榜，这一天那两个要饭的正在大街上沿门乞讨。看见衙门口对过影壁底下围着一堆人看告示，过去一打听，说是皇上找一个叫常先弟的，还有一个不知叫什么，叫他们给做珍珠翡翠白玉汤。俩人一听：“哟！庙里喝剩菜汤的那家伙做了皇上了，咱们得去。”过去就把皇榜给揭了。看榜的俩公差一看俩要饭的把皇榜给揭了，抓住就要锁。这哥儿俩说：“怎么着？给皇上做汤就锁着去吗？”俩公差一听：“哎呀！二位老爷，小人不知，恕罪！恕罪！”俩要饭的说：“那倒没什么关系。”“二位老爷，请到衙门去吧。”“车呢？”“这……就是衙门，我们哥儿俩把二位背进去得了。”老百姓一瞧：“哟！往衙门里背要饭的干吗？”

公差把俩要饭的背进班房：“二位老爷您先在这儿歇会儿，我们给您禀县太爷去。”“胡说！管我们叫老爷，管他叫太爷，他是谁的太爷？……”“喳喳喳，是我们的……是我们的，您二位是老太爷了。”“一块儿去！”俩人赶紧往里就跑，禀报县太爷。知县一听这俩人找着了，心想：这回可该着我升官发财换纱帽了。赶紧换上新官衣，撩袍端带毕恭毕敬到二堂相迎。俩公差往外就跑说：“二位老太爷，现在我们县太爷在二堂恭候！”“好，头前带路！”“是。”俩要饭的一嘀咕：“对！咱们架子端得越大越好。”到二堂，知县一瞧：“怎么给领进俩要饭的来？”就听公差那儿说：“跟县太爷回，二位老太爷驾到。”知县一听，“谁让你们给排的辈儿啊！”再一瞧这俩要饭的满脸油泥，一身破烂，光着两只脚丫子，就问公差：“就他俩揭的皇榜呀！”“是，就是这二位老太爷。”俩要饭的问：“咱们几时进京啊？”知县这火儿大了，心说：这俩小子跟我开的玩笑可不小啊！就冲这模